

刀儿匠与刀儿客

□肖洪江

川北方言中刀儿匠与刀儿客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。刀儿匠，是指杀猪的屠夫。刀儿客，是指给苗木果树做嫁接的师傅。

先说刀儿匠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每到农历的冬腊月间，农村就有人家陆续宰杀年猪了。我家所在的院子里有六家人，每年宰年猪，大家商量个日子，统一宰杀，省力省事。

刀儿匠住在对门山上，长得浓眉大眼，古铜色脸，个高憨实，他的手艺和口碑都很好。天麻麻亮时，他一手提着一个长条型的竹篮子，里面放着雪亮的大刀小刀、铁刮子、铁钩子等工具，一手提着一个2米长、拇指粗的铁棍，俗称“挺桩”，来到我们院子里。

宰年猪是个喜庆活，每家

出个精壮小伙子，主妇在家用毛边锅烧开水。大家在刀儿匠的招呼下，先将院子东头第一家二百多斤的肥猪赶出来，一拥而上，把它放倒，按在院坝中间的大板凳上。这时，刀儿匠提刀寻着猪颈处用力刺进去，一股猪血喷进木盆里，一刀致命。大家撤去板凳，把猪放到地上。刀儿匠从猪脚上割条口子，用“挺桩”捅进去，然后用嘴把猪吹得胀鼓鼓的便于烫刮。帮忙的后生们把猪放进腰盆里，赶忙用水桶提着滚开的水，倒进去烫猪。

死猪不怕开水烫，说的就是这个情景。大家趁热快速扯掉猪身上的粗毛，留下的细毛，刀儿匠和后生们用铁刮子慢慢刮尽，一头黑猪就变成了

白猪。等全院子六家人的猪宰完了，才会分割下肉。

当天，一院子人要打平伙，也叫吃庖汤，大家把猪血、内脏、边角料合着新鲜蔬菜一起炒、炖、煎、烧，每家做两个菜，搭个长席，喝酒吃肉，欢喜热闹。

如今，刀儿匠已被屠宰场代替，剩下的只是昔日乡愁了。

而川北方言中的刀儿客，是现代方言。农民们家家户户大搞生态庭院经济，发展苗木、果树。于是，手拿小刀穿梭于苗木果林之间的嫁接师傅有了用武之地，刀儿客也成了现代农村的一种职业。

前些天，川北地区还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刀儿客比赛，说是要让乡土人才、农耕文化、传统手艺得到延续和传承。

方言歇后语拾趣

□卢贵清

歇后语，在方言中运用较多，往往更具地域特色，更加风趣生动。

比如“把花椒洒进坟林坝——麻鬼”，意思是说，你的谎言只能欺骗鬼大爷，你麻不到（哄骗不到）我们。“三十晚上坐磨墩儿——想转了”，意思是大年三十一年到头了，他才把事情弄清楚，脑袋瓜儿想通了。

又如，“木脑壳演戏——有人扯”，指木偶上台表演活灵活现，全靠后面有人拉扯。这句歇后语常指某人经过别

人帮助达到了目的。“木脑壳下河——二冲二冲的”，木偶质地轻巧，下水随波漂游，起伏不停歇，就像那些二冲客，真本事没有却要不断地显摆。“癞子打伞——无法（发）无天”，专指那些不拘礼节、不守规矩、目中无人、我行我素的狂妄者。

再如，“月亮坝举斧头——明砍”，意思是说，有啥子话就当面讲、挑明了说，有啥子要求当面锣对面鼓，直截了当提出来，莫打“肚皮官司”，

莫背后动手脚。“田坎上栽芋头——外行”，因为田坎是一块田地的最外边，所以说“外行”，比喻说话做事不巴脉，一窍不通，讽刺味十足。“风吹墙头草——两边倒”，比喻没有头脑无主见，两边都讨好的人。

“九格加一格——失（十）格”，“失格”在四川方言是指说话做事不得体，丢人现眼伤面子。如“他们争吵的原因，有的为了债账，有的为了一句失格的话，有的单是为了发泄闷气。”

猪鼻孔

□何秋

在四川，折耳根有另一个名字叫猪鼻孔。

我刚出生不久，外婆从老家来看护我，带来了一些老家的方言口音，我从小耳濡目染，跟到学了几句。

有一年春天，正是折耳根发嫩芽的时候，外婆带我到一个山坡上玩耍，我突然看到地上有很多紫红的圆叶，风一吹，散发出淡淡幽香，我使劲吸鼻子，闻出是折耳根的味道。顿时，我来了兴趣，便拉着外婆的衣袖，说：“外婆，那边好多折耳根，我要去挖。”

外婆顺着我手指的方向

一看，开心得呵呵笑。捡来两根树枝，带我去挖，她一边挖一边教我：“挖猪鼻孔要用力把木棍插进泥土里，把它的白根根挖出来。”随后，举着她挖出的猪鼻孔给我示范，说：“看，它在下面还长了这么长的根根，越嫩越好吃。”

我好奇凑向前看着、听着，第一次听外婆说这是猪鼻孔，我懵了，什么是猪鼻孔？外婆指指地下紫红的叶子：“就是我们挖的这种植物啊。”

后来有一次，朋友请客，桌上有一盘我喜欢吃的凉拌

折耳根，我边吃边说：“猪鼻孔，好吃，好吃！”朋友听了，到大厅服务台去了一会。不久，服务员端上来一盘凉拌猪拱嘴，朋友笑着把它递到我面前：“阿梅，喜欢这个菜就多吃点，特意为你点的。”

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，看看折耳根，又看看猪拱嘴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，原来，朋友误解了我说的猪鼻孔，她以为我说的猪鼻孔是猪拱嘴。我赶忙解释，大家都笑了起来，争着谦折耳根吃，还不停地打趣道：“快吃猪鼻孔啰。”

浅析方言的进化

□高勇

方言是一种地域性很强的语言，有其当地的民俗民风采。

在川渝地区，有些方言很有意思。比如说“吆不到台”，过去是形容一些川剧团里面的“台柱子”即唱戏的红人，就像今天的明星一样，演技很了不起、不得了。一上台就受到观众追捧，哪怕是一场戏结束了，下面的人还是气氛高涨，还吆喝着再来一个，“台柱子演员”碍于现场气氛下不了台的

意思。

而用在生活中，如果说一个人“吆不到台”时，意思就变了，一般是用在“怼”一些自高自大、自以为了不起的人，这时候说“你有好吆不到台”，意思就是“你有好不得了？”“你有好要不完？”有种轻蔑和看不起的味道。

这些年，“你有好吆不到台”这句话很少听见了，却有了很多意境相近，而且更形象、更风趣幽默的一些方言句子，比

如：你有好大个烟锅巴踩不熄，你有好大个羊子吆不下山，你有好大盆折耳根霍不转，你有好大个猪脚杆炖不烂，你有好大个风车车兜不转……

上面这些方言句式，所用的都是些极简单又普通的物件进行比喻。既真实又生动形象，和“吆不到台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些新式方言在川渝地区流行开来，既口语化，又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标志，还不失具有时代特色的流行元素。

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、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邮箱：730156805@qq.com

逗啄几颗米

□陈世渝

重庆话逗啄几颗米，意思是说生活简单，要求不高。

我的妈妈是北方人，爱吃面食，啥子都讲究清淡，不像重庆人，无麻辣不欢。一日三餐，妈妈顿顿吃馒头、包子、面条，或者烙粑粑。妈妈从不沾一点海椒，也不爱吃大鱼大肉，穿着朴素，一张洗脸帕都要用两年，嘿门节约。妈妈有一大爱好，特别喜欢说话，尤其爱跟人摆龙门阵。有时，我和妈妈开玩笑说：“妈妈，您生活也太单调了，除了啄几颗米，好多东西都没享受到，勒辈子划不着噻。”

我现在的的生活也嘿门简单，像鸡咯咯一样，逗啄几颗米。以前还爱耍一哈，朋友、同事有时约起，走走农家乐，喝喝小酒，打打麻将，嘻嘻哈哈，倒也开心。后来慢慢感到，跟有的人耍起不安逸，喳喳哇哇的，空话多，累得很，于是赶忙撤退，远离那些人还清静舒服些。想来也是哈，经常和一群人今天走勒的，明天跑那的，不外乎逗是吃吃喝喝，闹麻麻的，还是累人。

萝卜白菜，各有所爱。喜欢跑的尽管去嘛，我愿意在屋头逗啄几颗米。

放大水筏子

□王斌

好多年前，我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，分配到乡中心校工作，我妈经常都说我过的是放大水筏子的生活。每个月发了工资后是富10天，穷10天，再靠借贷过10天。

我刚分配到乡中心校时，学校有八九个年轻男老师。每个月刚发工资时，包包头都是鼓的，大家都舍得吃。到了星期五，我们四五个人平时耍得好的年轻老师都要约起，到附近的小镇馆子头去操馆子。进了馆子，包包头有钱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是多莽的：“老板，老规矩，一个回锅肉，一个官保肉丁，再加一个烧血旺。老

板，你那个玉米酒喝起顺口，吃了不打脑壳，给我们多整点。我们四五个人，就先打三斤在这儿杵起嘛，等吃完了饭，酒钱、菜钱一起结账！”

大家一个月就那么一点点钱，经得起几回吃嘛，还没到月底，一个个包包头已经空了。就连到校门小卖部去买烟，都要给老板说好：“烟钱先挂起，等下个月发了工资一起给。”

刚参加工作那阵，我一个月工资就300多块钱，放大水筏子，不晓得节约，哪里经得起整？所以，过日子放大水筏子，无论在哪个时候都要不得。

吃庖汤与旺子汤

□陶灵

以前农村里腊月杀了年猪，主人要招呼“刀儿匠”喝顿酒。把筒子骨、猪脑壳骨头和一些杂骨剔下来，炖在柴灶上的铁锅里，白浪翻滚，煮上一盆热气腾腾的菠菜血旺汤。再割一块鲜肉，抓一把泡椒、泡姜，合着刚从地里扯来的蒜苗，炒上几大碗。既招呼“刀儿匠”，又叫来周围团转的乡邻，大家热热闹闹、有说有笑地端着一碗苞谷或红苕烤的老白干，喝“转转儿酒”。

这是以往年月难得的一顿“牙祭”，叫“吃庖汤”。庖，厨房、厨师、烹调之意。很多人误写成“刨猪汤”，很容易让

人联想到烫皮刨毛时的那一锅脏兮兮的开水，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。

我小时候，下川东一带杀年猪时，吃庖汤又被说成“吃旺子汤”。旺子就是血，据说是川江桡胡子（船工）喊出来的。他们忌语多，豆腐叫灰毛——船为木，易腐，不可说。帆与“翻”谐音，称布条。见血不吉刮，便喊旺子。旺字本为盍，指动物死后流的血，读 hu ā ng。因口头传播，久而久之，误读为旺。那一句“吃旺子汤”的叫喊，是老一辈人的谦恭。现在有的餐馆写作“血旺汤”，其实这里的“血”字是重复了。